篷底浮談

蓬底浮談卷之八

談史

或問東方生如何子曰楊子雲謂滑稽之雄毀之太過者也夏侯孝若謂其道猶龍譽之太過者也文中子以爲人隱庶乎近其人太史公以爲不根庶乎近其言矣

子貢方人子曰夫我則不暇然則月旦有評殆夫子之所不暇者與善惡大明標榜大著處盛世不可而況衰世哉雖曰誘人爲善術則踈矣若王彥方之表正鄉里不以評而以教其庶幾矣乎

鄒衍之談天卽夫人之所不見不聞者而大言以駭人也以無爲有者也惠施公孫龍之談物卽夫人之所已見已聞者而詭言以惑人也以詞爲異者也直亂世之言哉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孔子旣沒弟子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師之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

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詳觀太史公之意。是以知祈雨及商瞿有子者為聖人也。豈知孔子非有若可班者。所以道之不侔矣乎。孟子曰。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蓋嘗錄也。大史公不採孟子而信邪說。陋矣。夫月離畢則雨。與礎潤而雨。蟻遷而雨。一也。稍有知者能辨之。故有月離畢不雨者。而雨則其常也。是何足疑哉。言

四十後當生五丈夫子必相若卜者與為祿命之說者非夫子之言也若夫子則道其常如詩所謂則百斯男傳所謂仁者必有後云爾噫聖人之為聖者能盡吾心之性也雖於名物豈或有不盡知無害也而況於商羊萍實之類哉以知五丈夫子與商羊萍實爲聖則稗里巫咸之徒優於仲尼矣以博聞強記知古今達事變爲聖則子產張華之徒優於仲尼矣世不務明德如聖人而敝精神於無用其諸學不明而邪說誣之若是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伯僚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

孫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古史考疑公伯僚譏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其說是矣蓋家語有申繚子周太史公因繚僚相近而傳會之故曰公伯僚字子周於是并錄論語之說他實無可證也列子記中山公子牟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笑之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莊子亦稱公孫龍辯者之徒與惠施同時非弟子明矣太史公謂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若公孫龍受業實書傳所未見也然家語又

稱衛人豈別有公孫龍矣乎君子於其所不知闕如也予以爲後世從祀七十二賢若四十二人之不見書傳及公伯僚公孫龍輩猶在疑似之間寧闕而不祀可焉

楊王孫之裸葬棄先王之禮以自異苟難之行也而史臣爲之立傳不亦陋哉

或問司馬孚當高貴鄉公被弒則枕尸慟哭及陳留王就國復執手歔欷廢立未嘗預謀賻賜一無所用自謂大魏純臣又自謂有魏貞士亮乎張子曰魏之純臣范粲爲首王經次之孚雖始不預謀而

終利其祿位亦晉臣之賢者耳綱目書晉太守安平王孚卒不得與陶潛張承業比可謂實錄也然則爲孚者宜奈何若魯叔肸之處宣公武攸緒之處天后其庶幾矣乎

予讀阮籍詠懷詩至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戀妻子未嘗不善籍遭時昏亂憂深慮遠故能托酣縱以自垢終於保身以庇妻子也如病免將濟之掾預脫曹輔之禍不忤文帝之求婚不答鍾會之問事咸爲善藏其用比潘岳之徒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寧覆其宗而弗悟者相去遠

矣籍亦哲士也哉然毋終始入決[illegible][illegible]泥[illegible]客及

卧鄰婦當壚之側哭兵家未嫁[illegible]天則大慾踰閑

筏倫越理非孫言聯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必爾爾

性淵明識遠情真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心自全高

視一世者也其以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觸詣

網羅而復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右

子之蹤矣云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則又次焉者也

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illegible]

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illegible]

催浩神於推步其論勝敗興衰毫髮不爽而終敗於驕矜郭璞善於占驗知有晉之亡姚去姚歸晉而卒斃於追騎其諸神龜之知乎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傳曰自知者明是君子之大知靈於萬物者也

或問狐突受刑知重耳之可輔也為子謀者善矣為毛偃宜奈何予曰程子謂楚質毋以招陵陵降可也則懷公命無從亡人而將不利於狐突為二子者宜辭重耳而歸矣故孟子為舜謀則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徐庶知操

不可事本欲與劉將軍圖事而終於歸操人子之心固有大不得已者何假討乎其他雖然徐庶求臣備毛偃已臣重耳陵已臣漢也況張奕弗召則毛偃或未知楚質毋以招陵而毋遂刎則陵雖降楚無益也毛偃王陵之事其亦君子之大不幸者與若機猶可乘事猶可為則君子寧無優陵之功而必思所以生其父母斯人子之至情也

或問楚平王因伍奢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父憂奇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女父不來今殺

奢也爲二子宜奈何予曰瞽叟誅舜舜不受誅紂無道微子抱祭器而去夫豈忍於君父權其重也使二子就禽父子俱死則伍將不祀以小仁而滅宗祧非人子之道也故伍尚之歸死非是父讎雖不共天而君父一也父在與君奉天以討之則弗讎父無罪君以私意誅之則怨而弗敢讎於是獨有去而弗臣云耳今必報之克郢而鞭平王是以父子之情而廢事君之義非人臣之道也故員亦非是爲二子者去而弗禽怨而弗讎思若禹之卒顯其親其庶矣乎

嵇紹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侍御莫不潰散而獨能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帝服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從容就義可謂難矣乎則尤有憾焉何者紹父康康仕魏中散大夫後閑居山濤薦之不起爲書絶濤君子謂康有深意書特放言云耳昭無故殺之則紹於司馬氏父之讎君之賊也力能討討之力非能討討之王裒隱居教授不西向而坐可矣乃遂事晉致授身要父子君臣之極不猶有可憾者乎綱目何以書嘗書死之世衰道微

多食人之祿而忘其難紹仕晉固非而忠所事則善矣取之善善長也然紹之始仕官甲法不例書書曰晉以嵇紹爲秘書丞朱子之意微矣或曰非紹則當是伍員子曰不然奢仕楚平而平殺之君之於臣非罪則命耳臣子一也故不當報員縱忿之雖有托於他國終身不向楚而已康未嘗臣昭也紹烏可以勿讎也哉若山濤始勸紹出謂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則大亂之言也夫三綱於人如天必覆地必載夏必熱冬必寒亘萬古不易者何消息之有濤仕魏吏部郎復爲晉尚書此

其與時消息者乎不然紹屛居私門欲辭徵不就徵濤言豈不為大忠至孝也哉故濤之薦康者殺之也非所以言有君也其薦紹者悞之也非所以言有父也

子州支父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而未暇受堯之天下是不以天下害其生也范雲寧促巳壽命而急於預陳武九錫之議是以生易一時之榮寵也人之度量相去豈不遠哉雖然幽憂不治則吾身且斃天下雖至重將安用之子州支父之未暇誠不暇也孰謂莊生之寓言大過乎

荀慈明以漢為火德其德為孝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舉吏察孝廉果如是則以金以水王者將不得孝其親與將舉不孝以為吏與牽合附會破碎大道真小儒之曲說鄉衍之奴隷也然首孝文亂命天下恬不為怪往相號知經猶忍於附亂行私唯慈明謂不可貫萬世而欲聽公卿二千石之終喪則卓然不惑獨探本原者矣

郭景純知命盡日中奇矣知臨刑地必倚樹巢知行刑人預遺袴褶則奇而又奇者也然知莫能救徒銜力設醊裸身被髮而桓彝竟破之豈非修短稱

逃禳厭難勝也哉以是知術數之無益也景純欲
爲頗含粟含占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
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亦可謂超然不惑者矣雖然謂無勞景純之筮則
可耳若謂不用蓍龜可乎君子觀變玩占于蓍穆
卜繇兆于龜所以達陰陽決疑貳審吉凶趨避之
機知進退存亡之道庶乎動不括而業可成故曰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
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蓋
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性由以盡矣原始反終知

死生之說則命由以知矣孰謂蓍龜可盡廢乎若易林玄悟靈龜六壬等書始專言占驗而無關于性命禍乎蓍龜者也又必火其書而後可以語先王之卜筮

或問晉書記劉聰子約死一指尤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崑崙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死者悉在宮室甚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畧盡但可水明輩十數人在耳汝

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裹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璧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璧並瘞焉信有之乎予曰劉約偶昏厥眩亂而心實無恙故恍恍如有所覩即人之寐而成夢也妄言汝父後三年當來國大亂死傷畧盡則劉氏將亡之讖傳所謂狐突之妖夢者是也流布漸訛

之史氏又從而文之故其詞豔聳耳後世好談者駕空飾幻以相熒惑如野史緋衣人召李賀紫素元君釋任生其說至繁而文士復引之以為故實惑亦甚矣故史以傳信為百代之蓍龜則詭異鎖言如此類者咸削而不載可也若曰皮囊白璧何物也則國之將亡妖孽並有猶之遮秦使遺璧皆妖物云耳非冥漠之中實具侯王宮室而有人以授之也夫以聰之淫虐生為帝死為王將令凶人益無所忌其言甚於輪迴之禍而備載以惑世可乎蓋緣晉書雜採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諸野

史故多怪事如此君子謂作史必須才學識三長而識其尤要者與

日月五星有常度五行有常理反常則爲異爲災乖氣所致也經所謂惟天降災祥在德也先王遇災而懼修德以格天而變或可消傳所謂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也史稱武王啓金縢之書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宋公出罪己之言熒惑退舍天人相應速於影響理實有之聖人之言災異其意若是而已洪範雖以五事配庶徵蔡氏亦言必曰某事得則有某休徵某事失則有某咎徵亦

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天人之妙矣故春秋日食則書曰某年月日日有食之而已無他辭也雨木氷則書曰某年月日雨木氷而已無他辭也裨竈等始附會之至劉向五行傳京房易占以某事有某災某災宜某應穿鑿益甚夫日食咎在君是臣將可以弗戒也月變星變咎在臣雨木氷卿大夫有害是君將可以弗戒也且言某年宜有某災而災既見則某咎必應若弗可消者啓人君怠慢之心甚非洪範春秋之意後世兩漢晉書諸史志天文五行又於災異下各引劉向京房諸論而實

以所應之事則是占書也而非史也噫春秋月食
不書而史氏備載占驗志益繁而懲戒益緩從繁
無益也惟五代史司天考不言占應可謂得春秋
之微意詞約而該博矣

晉書藝術傳稱郭黁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
兵奄及致斃中途斯則遂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
特言小技之無補耳贊曰怪力亂神詭時惑世崇
尚弗已必致流弊則粹乎君子之言矣又曰厭勝
禳災隱文章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不
亦惑乎夫麻襦之隱語索紞之占夢其術極為纖

瑣而王嘉步熊淳于智卜[illegible]

道終于誅死吾不知其何益也俱至搜羅無稽爲之作傳甚者謂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斯蓋酷於語怪者也故藝術二十四傳大約可無或曰藝成而下何如曰曆律醫筮琴瑟詞翰之類皆是也伶倫岐伯大撓鬼臾區諸人尚已而後世若扁鵲華佗之醫王良之御養由基之射巫石之星經張衡之渾象僧一行之大衍伯牙之琴瓠巴之瑟嚴君平之賣卜相如子雲之詞賦皆其不可泯者也晋史旣別立文苑傳則藝術當紀者阮咸之審音

姜岌之步歷王冰褚澄之醫義獻之書嵇康之琴其庶幾者乎若夫鈐決緹候以役鬼神風角星管以談禍福禱張爲幻詭異相驚皆方術[illegible]方術者方外之術也周禮所謂執左道以惑人者[illegible]裕所謂譎詐不誕不可信者也非藝也後漢書謂之方術是矣而爲之立傳可乎若華佗之醫則予所謂藝也非方術也當如倉公自爲作傳可也至郭憲不受王莽之爵焚衣以逃海濱光武西征憲又拔佩刃以斷車靷謝夷吾遷刺史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第五倫薦其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又不

可因其兼善占候而目之爲方術矣故史記前漢
書不録方術其最爲有見者乎

蓬底浮談卷之九

談史

鄧攸守吳載米之任俸祿無所受是原憲之辭粟也范丹訪姊姊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是陳仲子之不食其兄也劉覽除尚書左丞從兄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是直躬之證父也故大過非中庸之常道苟難非君子之至行順理而無所庸心庶乎其可也

昔大家有君子之資而充之以學問故言行咸可為後世法女中之出類者也

文中子不許衛玠阮嗣宗諸人之仁似矣而謂荀氏有二仁焉知仁之未至者也

或問漢荀爽宋李庭芝之喪舉主北魏石宣喪縣令皆持服三年何如予曰厚則厚矣將何以爲父母服乎親親之殺禮所生也故祖父母尚期而況舉主乎而況縣令乎孟子以墨者兼愛比於無父斯亦無父之道也若袁昂養於從兄韓退之養於嫂而咸爲服期則禮由恩斷厚不過中君子以爲當矣至盧閞之養其甥而甥喪閞之三年丁寶臣養於兄而喪其兄三年是猶情越理何以異於爽與庭

芝也哉又何叔度因母與姨爲篤母早卒姨後亡
思母遂爲姨持服三年孟無謂矣叔度自以爲孝
而豈知爲不孝之大與
荀子謂奪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
不可以得天下吾謂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
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
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
是徒見三代以前而道其常耳豈知秦隋以後皆
奪之者乎魏晉以後皆竊之者乎漢高誅無道秦
光武誅賊莽唐太宗戡定隋亂其得國非不正

也而閭閻百戰死者什五比之一戎衣而有天下者異矣雖曰匪奪吾不信也宋太祖削平五代之亂其治國非不善也而陳橋之變欺人孤寡比之薦舜禹於天者異矣雖曰匪竊吾不信也世道漸不如古而民之被禍日深使荀子見之豈不駭哉扶蘇監軍而胡亥立非趙高之罪也堯母名門而巫蠱興非江充之罪也清談廢事而中原沈非五胡之罪也荒淫無度而煬帝弑非宇文之罪也女色害政而天寶亂非祿山之罪也故曰木先朽而後蛀生肉先腐而後蚋集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慎與

韓生婁敬均欲都關中者也卒之韓死而婁封以婁過漢高之明而韓生不知項羽之昏耳季布鍾離昧均爲漢高所怨者也卒之布生而昧死以布得朱家之助而鍾離昧不知韓信之忍耳故謀謨必用於明君患難必濟於良友不可不知所擇也

楊子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媚莽之詞也解之者以爲稱漢公已前之美則居攝以後不良而惡可知楊子所以玄妙也其說似矣若劇秦美新獨非楊子之作乎且漢公以前皆專讒誤國欺世盜名之事吾未見其美也故雄

之附莽終非巧言所能蓋辯言所能脫綱目稱莽大夫豈非實錄也哉

或問徙木立信信乎予曰君子善其令而守之不渝所謂信也吳起之僨表商君之徙木將以不善之令而恐民不從故先設小信以劫之耳焉得謂之信哉

楊龜山赴蔡京之召君子謂其自處太高予謂公山不狃佛肸召子欲往實未嘗往也今龜山遂往豈惟自處太高殆過於夫子者矣故龜山徒自累耳果何益於世哉學夫子者如魯男子之學栁下惠

斯爲善學矣

尹和靖在虎丘母清晨誦佛經問之以其母好佛也是非孝之至者也婉詞以諫諫不聽則已爾又何必誦經以惑世乎夫和靖將講明聖人之道以教天下莫先於闢異端也因其母一念之邪不能諫止而反至於誦經可乎迨迎觀音於郊外而曰彼亦賢者吾誠敬而拜之抑又甚矣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希文領浙西論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偶新故是歲吳中惟杭州饑而不害非救荒之善者也夫希文之見即陳正仲

所謂荒歲建塔令寺僧斂之於富貴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人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之謂也夫佛氏蠱惑愚民害人心術流禍無窮尤甚於道饉之災君子方欲廬其居而未能而況爲之創寺建塔乎苟遇凶歲縱上無蓄積者可散而欲貸富貴以益貧窶宜開誠心以勸賞之未必其不聽也何必假手於僧人而緩其[illegible]作哉豈必以賢如希文尚導僧建寺趨奉將無所不至矣食足欲全人之命而反溺人之心也若謂救荒必藉此則明帝以前何如故曰韓子功不在孟子下 和靖希文猶

若是益知韓子之不易得也

兩生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非君子之通論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故國無禮樂則朝覲會同郊社烝嘗咸廢矣將何以治人神乎家無禮樂則冠婚喪祭交際往來咸廢矣何以敦倫正俗乎故禮樂不可一日不興也兩生不欲牽合以徇漢高而壞先生之禮樂善矣必俟百年而後興則一時君臣父子又將何所據以爲行哉眞老儒之迂論也

國朝文清薛公文毅羅公其取與則庶乎非其道義

一介不以與人取人者矣其出處則庶乎進以禮退以義者矣其立朝則庶乎柔不茹剛不吐招不來麾不去者矣其家居則庶乎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者矣唯辭之好學不儀羅捐不及耳尚論者推為本　朝第一流人物豈不信哉

子曰吾未見剛者羅文毅公近之矣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薛文清公近之矣

成湯因旱而自責是矣戴封遷西華令旱禱無獲乃積薪坐其上欲以自焚諒輔仕郡五官掾太守旱禱不應輔乃自暴庭中慷慨祝天積薪柴聚茭茅

以自環搆火其傍將自焚焉不亦過乎龔遂散渤海之盜是矣張角之亂向栩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寇亂隴右刺史宋梟以凉州寡於學術屢致反暴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不亦迂乎子路肥馬輕裘與朋友共是矣劉翊拜議郎遷陳留太守出關逢知故困乏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没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不亦悖乎故矯矯獨行之士過高而害正反不若愚夫婦之所知所行猶未甚遠於中庸也

魯用公儀休為相無所變更而百官自正食祿者不敢與下民爭利唐用楊綰為相而御史中丞崔寬毀池觀京兆尹黎幹損騶從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之亦減音樂五之四所謂不言而信不動而變不行而至也夫二子非至德也而猶若是然則夫子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中庸謂篤恭而天下平豈虛語哉

唐張九齡善嚴挺之欲引為相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㥦挺之素薄林甫竟不詣我

彭襄毅公守陳官吾邑十六年處之澹然權幸有
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卻之私謂
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
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豎教成多去爲近侍同事
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藉若二公者
雖孔子之進以禮又奚加焉真可爲士君子立身
之法矣

弘治初年李文祥吉人湯鼐鄒智俱以言事被譴以
劉吉尚當路也時錦衣衛承吉風旨誣鄒智與湯
鼐等往來誹謗朝政欲處以死無足怪者都御史

馬文升方負時名乃以覈受知州劉聚餽遺誹謗朝政擬充軍劉聚比造妖言者律擬死不亦甚乎孰謂賢者亦至是乎覬然文祥韋直則直矣尚少含蓄氣象殆未知學問者耳若鄒汝愚方從事於學其資敏其志銳天假之年其造詣未可量而竟以夭死豈不惜哉

或問楊伯起之畏四知廉矣然猶有貽之金者李廣有清德其妹婿劉晏見其門簾甚弊令人潜度廣狹以麤竹織成加之文飾將以贈廣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不猶愈於伯起乎予曰以迹觀之似

矣實則伯起之賢固非卞壼之可及也

裴晉公歸築綠野堂與白樂天劉禹錫為文章交把酒窮日夜為樂呂文穆公退老洛中有園亭花木日與親友歌詠其中是功成身退退將終身達人之自適者也贊皇公之平泉莊遠致奇花異石侈泰無度而復欲世世有是莊戒子孫一草一木不可與人卒之身竄海隅莊亦旋為他人所有貽笑萬世不亦悲乎至范文正公之不治園圃而欲贍宗族則尤超越古人而非裴呂之可及也文正公之言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

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有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欲吾京遊不得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賙宗族至哉言乎其重內輕外識時達命隨寓而安好施不倦者乎仁知兼盡誦之足以消荒淫鄙吝之心吾無間然矣

或問洪武間海州節婦未嫁而夫亡遂歸夫家守節何如予曰其行烈矣然非君子之中道也殆賢知者之過與近衢州有徐蓮姑者許嫁而其夫病癩

父母欲改許竟以死拒誓盡其夫尚存惡病命也誓
死而不嫁猶近乎中道者也

事必有機識其機而善處之則潛消默運易亂爲治
轉危爲安而人初不覺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所
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是也非知者
孰能與於此唐末藩鎮擁兵自强遂成叛逆至五
代乘機自立其弊益甚趙韓王以文臣知州而百
年之禍始息　　　　　　　　　　　　河間
東昌等處生養番息　　　　　　　　　　將
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景泰初發兵征湖貴廣

東西諸盜于肅愍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賜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留于彼而數十年之禍始除皆識其機而善處之者也君子謂趙韓王仁者之功乎於肅愍亦云

史紀漢武帝詔曰辛亥夜若景光十月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飭躬齋戒丁酉拜况于郊意謂辛夜景光十有二明是先甲三日也丁日拜光是後甲三日也武帝不知易出於群臣之導諛無疑夫人臣逢迎為悅已不恭矣復敢明侮聖言引易文以附會之豈非尤無忌憚者乎後漢諸儒因

時君之好讖緯既以讖緯解經又引經以傅讖緯
則其罪益大矣儒者將明聖人之道以教後世因
欲行其私意而遂曲為之說以惑世也其罪可勝
誅哉

醴酒不設穆生遂去鄒陽枚乘當吳王陰謀已成而
戀戀不忍去猶欲以口舌爭之忠固忠矣其猶在君
子之後乎楊龜山謂吳兵既西乘猶以民之輕重
國之大小為言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將吳兵可
進矣則又以詞害意求之大過者也其意以吳謀
既成卒難理破故言漢重大庶幾有所畏而改圖

耳

蓬底浮談卷之十

談經　易

穆姜釋乾之四德與夫子同意者古有是言而夫子述之也故程子不自為說是矣今乃強為之訓恐亦未安夫夫子不敢異古人而吾故異於夫子不亦過乎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鄭玄王弼諸漢唐儒者及淮南子引用俱以夕惕若厲為句程朱始以夕惕若為句朱子謂如頻復厲无咎是也夫頻復厲无咎厲字屬上文為不順則此當屬下文

無辭況文言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厲即危也是夫子之訓也又烏可違夫子而從王鄭乎

蒙初六用說桎梏孔頴達謂說去罪人桎梏諸儒皆然程傳方訓為拘束然桎梏自是形具不義從孔疏是矣

需者有待之義然乾剛必進故初則于郊二則于沙三則于泥終亦漸陷于險也况不需者乎由此觀之君子當險難在前惟退而遠避庶幾明哲保身者耳然夫子于九三則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周公于上六則曰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是君子未嘗無禦難處險之道其要不過敬慎而已故思患預防不及于難者上也臨難而始知敬慎者次也怠慢荒淫難至而猶不知警是以終于敗亡耳豈不哀哉

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王弼孔穎達以歸而逋其邑為句人三百戶為句言懼而歸竄其邑惟存人三百戶乃可以免災程朱以歸而逋為句大意皆同句不同無害也程訓逋為避蔡節齋復訓逃然逋竄本夫子象訓避逃即竄意

亦無害也陳訓皆為過恐當從災故本義以為災
患是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漢儒以貞厲為句程朱作厲
終吉即厲无咎之類也以姤九三厲无大咎觀之
則厲當屬下文無疑矣

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註疏謂師出以律若其失
律無問否之與臧皆凶是自補失律一句贅矣程
傳謂不以律則雖善亦凶縱使勝捷猶凶道也訓
否為失律合象意且理明詞順可從也但指合義
理為以律則太深以律者不過合乎行師之法耳

比吉原筮註疏作原筮其情筮決其意程傳作推原
占決皆釋詞本義作再筮順考古訓原為再原蠶
之類是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王弼云乾剛惡首比吉惡後言雖
有味非本義也雲峯胡氏謂乾之无首剛而能柔
不為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為首也故凶
的然可從矣

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彭字漢唐諸儒皆作旁謂九
三在四之旁四能專心承五非取其旁則無咎牽
强不通之論也程傳作盛庶幾有理本義從之是

矣
謙之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程傳濟當爲際下際下交也頗覺解說愚謂濟即相濟也天道下降而濟地之不及也光明孔疏三光垂耀而顯明非也程傳謂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是也蓋下濟即謙光明即亨也

謙六二鳴謙貞吉鳥自啼爲鳴本義解鳴豫謂不勝其豫而以自鳴也則鳴謙亦當從周氏發言必謙之說爲是程子謂發於聲音顏色朱子謂以謙有聞恐非鳴字本義也

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言甲言先後三日是實有所指非泛然論理者鄭玄以先甲三日為辛取自新之義後甲三日為丁取丁寧之義諸氏何氏周氏皆從之本義亦從之是矣程傳專論理似非本文意雲峯胡氏又謂蠱由巽艮而成先天甲在東之離由甲逆數離震坤三位得艮先甲三日也自甲順數離兌乾三位得巽後甲三日也則又求之太深益非卦辭之本意矣

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先儒皆以為金剛矢直六五噬乾肉得黃金先儒皆以為黃中金剛殊滑突

欠分曉朱子始以為鈞金束矢胡氏炳文復以為訟小出矢獄大出金四人臣兼理訟獄故得金矢五人君非大獄不以聞書所謂罔攸兼於庶獄也故惟得金明白有據可從矣楊用修乃以周禮為不足信而反取註疏之說不亦過乎

賁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舊二說一說上九高尚隱于丘園六五能以禮聘之是賁于丘園也束帛戔戔則所聘之物耳詞意亦順孔穎達以漢聘隱士至用羔鴈玄纁蒲輪駟馬恐待賢不當過儉疑非本義然先儒固有以戔戔為衆多近時周氏復

解戔戔為委積矣是無害也但聘賢何吝之有邪於文字有礙耳周氏謂以貴下賤卑禮厚幣爲吝終屬牽强不通也一說普論爲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故不貢于市朝而貢于丘園其束帛不過戔戔之淺薄耳禮奢寧儉故雖吝而終吉則於吝字爲順朱子從之是矣若欲從前說必當以戔戔爲衆多委積程子作剪裁恐非朱子謂鑿曲說不出是也然經味戔戔終是淺意故後說爲長其當從也無疑

頤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先儒以拂經于丘爲

句訓經爲義訓亡爲所履之常謂違此經義於常處何牽强之甚乎讀程傳令人快然矣

大過上六過涉滅頂註疏謂不欲濟時拯難故无咎是矣程傳謂小人過常之極則於无咎費解不合義殺身成仁即濟時拯難之意也然殺身成仁猶覺說得太深若陳蕃竇武輩皆過涉滅頂者也謂之无咎則可謂之成仁則不可不若註疏言本欲拯難則比干與陳竇輩皆足以蓋之矣

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先儒以樽酒簋貳爲句從象詞也謂一樽二簋也然古人指數則曰二指疑貳

佐貳則曰貳未有以貳爲二者損二簋用享是也故朱子直以貳用缶爲句謂以尊盛酒以簋盛食又以缶盛酒貳其尊即禮有副尊是矣蓋古者享禮八簋爲盛四簋爲中二簋爲簡止一簋而佐以缶至簡者也或者又謂佐以擊缶則是崇尚音樂恐非誠心質實雖尚澹儉之意矣

遯之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言君子退遯山林遠去小人故不惡而自嚴也孔疏謂小人浸長禮須遠避者是矣蓋君子必遠去小人如天山勢相懸絕方能不惡而嚴然必退遯而

後能遠去也猶與同朝共事則彼邪我正彼非我是所言必至相違所行必至相忤縱色溫氣和莊敬自處又焉能不惡也哉終為彼忌畏傾陷而已今程傳則曰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本義則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恐非遯之本意故二陰方長為遯以小人初盛則可遯也若陰極與陽相抗小人勢位已盛與君子相等則禍將及身雖欲遯其可能耶是以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肥遯則無不利嘉遯好遯則吉而遯尾則厲也噫遯尾且厲而况於不遯者乎

大壯六五喪羊于易※子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場之易是矣蓋古字通用也註疏傳義皆作容易之易僕以為斷然非是于易不成文理周公決無此詞也

晉九四晉如鼫鼠註疏作無所守以鼫鼠為鼯鼠有五能而不成伎也於晉字終不分曉傳訓貪而畏人快然矣蓋鼫鼠即碩鼠詩人以刺貪者也

明夷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其說諸家不同註疏以凡右為用事從其左不從其右是卑順不逆也腹為懷情地六四體柔處卑與上六

相近是能執卑順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意也既得其意雖近不危隨時避難門庭而已故曰于出門庭然門庭非避難處也曰于出門庭則當出于門庭矣非在門庭間也程傳以左不當用為隱僻之所六五傷明之主四以柔邪順從之是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而得其心也于出門庭者行之于外也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也朱子以下五爻皆君子獨上一爻為闇君謂六四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況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作不好說是也然以出門庭為行之於外似覺

牽强不順本義以左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於遠去之義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然象以獲心連上文細玩文詞意明言入於左腹因獲明夷之心連上無疑且以獲心為得意亦屬牽强丘氏富國以坤為腹左者隱僻之所六四進居坤體之下故曰入于左腹傷入之明者上也六四深入其腹而得其傷明之心故曰獲明夷之心知闇主不可輔含而去之以從九三之明故有出於門庭之象然昏主傷明之心遠近皆知之不待入于左腹而後

知也愚意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註疏以近之于
出門庭本義及丘氏得之蓋右爲用事處腹乃懷
情地六四正而柔與上六近雖不容上六用事然
能早巽以順其情故曰入于左腹云左者疏謂從
其左不從其右順而不逆者亦非也但謂僻左不
用事耳於是上六心悅之故曰得明夷之心得其
心則不傷矣然闇君終不可共處久必見傷四正
而比三終能舍之而遠去故又有于出門庭之象
言離君之處而遠避耳蓋三言皆象也占在其中
矣

六四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蓋四猶遠於上是大臣之不當事者也義可以去故曰于出門庭五切近于上是骨肉大臣與上同休戚者也義不可去但當自晦其明而正其志耳故曰箕子之明夷

家人九三家人嗃嗃傳謂未詳字義然正義訓嚴酷說文亦訓嚴酷必有所祖似當從之

家人九五王假有家註疏傳義皆訓假為至似覺牽强不順終費解說近有訓假作格謂正也化也似乎近之矣

損初九已事遄往註疏作竟其事而速往然待竟其

謂遄非速矣且不曰事巳而曰巳事者明有罷輟其事之意非竟也程傳作事既巳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以往為去亦不順且與下酌損之亦不相蒙本義為輟所為之事而遄往以益之快然矣游氏又謂損下以益上者或失其節則後難繼故必酌損之尤為明白可從也

損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馬融鄭玄皆取爾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之說不知爾雅因易詞而傅會者也神即靈也寶

卽神靈之可寳者非三物也世無火鼠郭璞以火鼠當之牽合甚矣傳以十為衆則於朋字無下落本義作兩龜為朋近之矣實則兩貝為朋非兩龜也班固食貨志元龜距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註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尺二寸也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是十朋則直二千一百六十也蓋言元龜距冉長尺二寸者直錢二千一百六十當大貝十朋也又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

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則十朋之龜是直貝十朋之龜也非二十龜也古用貝以二貝為朋必非杜撰從之可矣

益六三益之用凶事朱子謂猶書言用作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太深近乎穿鑿不若註疏程傳直以凶事為凶危患難之事也

夬九三爻辭胡安定程伊川皆疑其差錯而正之不獨此爻也宋儒於經書多所訂定矣實則未必其的然無疑於舊文也故不若闕疑之為愈耳

夬九五莧陸夬夬馬融鄭玄王肅等以為商陸程朱

往□齒莧皆無證據董遇謂人莧商陸者是矣人莧非馬齒莧也然註疏但稱柔脆之草則知先儒解經貴得其意耳莧陸之是非似不必辨也

姤初六繫于金柅王肅龔皆作婦人器非是馬融謂止輪之物得之王弼從之程朱亦從之是矣贏豕孚蹢躅註以孚為務不若程傳為長

萃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諸說頗不同本義謂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得爻義矣但一握之說從程傳俗語一團

也謂衆以爲笑也實無所據近有以握爲持猶一扶持也亦牽强不通蓋一握猶言一把是手之所握也註疏以爲小貌似乎近之但謂自號泣比一握之小執謙退之容不與物爭則不憂於三往必得合而无咎其義猶不甚安似當闕之者也

歸妹六三歸妹以須註疏程傳皆以須爲待非是朱氏謂天文須女四星賤妾之稱本義亦稱或曰女之賤者的然可從無疑矣屈原姊名女嬃呂后妹亦名嬃嬃即須也蓋初言歸妹以姊則歸妹以須自可互見決非須待之須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遲音稺謝靈運詩臨江遲來客是也近讀平聲殊爲可笑

旅六五射雉一矢亡朱子謂亡字正如秦无亡矢遺鏃之亡甚是然亦漢儒舊說也

巽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祝史巫覡祭祝用之本義作丁寧煩悉其辭終不若程傳通誠意於神明是史巫本義且得用字意孔穎達謂人有威勢易爲行恭神道无形多生怠慢行至卑之道不行於威勢唯用于神祇則能致盛多之吉而无咎言无近理但以紛若吉爲句不通而語意亦

未瑩耳蓋言過於卑巽用於事人尤為謟媚用於事神則雖史巫紛若終屬誠敬吉而无咎矣上九言喪其資斧者蓋二處下上交於神則善居上而違道以媚下其凶必矣以是知巽雖美德亦不可過也故君子上交不謟下交不瀆

兌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舊說謂介隔也三為佞說將近至尊四以剛德裁而隔之匡內制外是以未寧也其覺牽強讀程傳使人快然矣本義從之是也

渙六四之訴本義至矣朱子謂若程傳說是羣其渙

非渙其羣是也如註疏則尤為不通者也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本義之說至矣以渙王居為散其居積則尚在可疑也且於象詞不合王弼作為渙之主唯王居之從象詞也漢儒解卦辭爻辭必不敢背彖象者慎之至也其術為篤信聖人者乎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正義曰乾是天陽之氣萬物皆始在於氣故云知其大始初始無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坤是地陰之形能造作以成物故云作也易畧無所造為以此為知故曰乾以易知簡省凝靜不須繁勞以此為能故曰

坤以簡能也其說是矣蓋易知之知即知大始之知而能即作成之謂耳本義以知猶主也主始物也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似與本文不合夫大始猶大初也明言知而釋為主明言大始而釋為始物明言以易知而釋為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豈非求之大過者乎若正義以天陽之氣萬物皆在於氣釋大始尤為有見夫天之於穆不已不過一氣之運文中子所謂天統元氣是也大哉乾元元即始也天之所以始萬物者特一氣之生生不窮耳雖未有形

而萬物皆在焉故謂之大始謂之大哉乾元也朱子乃曰乾元只是天之性殆近於鑿矣夫天一氣也因其氣之推遷不息而名之曰乾又曰天行健是則所謂性也程子所謂以性情謂之乾是也今以乾元為性是性在氣先而能生物矣不知萬物果生于性乎抑生於氣乎雲行雨施氣之舒也保合大和氣之歛也萬物之生成未有外此氣者本義亦以大和為陰陽會合冲和之氣固可類推矣夫氣一也以其初而謂之大元大始以其冲而謂之大和無二氣也保合特資始之成耳保合者是

氣而謂資始者非氣可乎故知大和是氣則大元大始之為氣無疑也

陳希夷謂羲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有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傳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謂易止於是而不復知有畫矣其言雖偉過當之論也愚謂羲皇畫卦非不立文字也文字未興耳蓋卦畫初成未必遽辨吉凶立筮法後世文字漸備占筮之法漸行則其教民占筮者自宜有辭方能使天下知所筮之吉凶

夫子所謂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也故左氏所載繇辭識者以為夏商之易是夏商未嘗無辭也特其辭非出於禹湯摯多淺陋是以文王繫之彖周公繫之爻而先世之易廢矣然其辭雖為占筮發而稱名取類察來彰往微顯闡幽使天下曉然知陰陽消長之幾進退存亡之理趨吉避凶憂悔吝震無咎之道尤出於占筮之表故有卦則不容無辭自然之勢也非不得已也夫子謂聖人之情見乎辭程子謂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則繇辭足以盡卦象之理固未有明於二聖之

辭而不足以語伏羲之書者也

或問學易文子曰君子終日乾乾可也陳瑩中最愛此言蓋易雖有變易交易之義然陰陽所以能流行對待者以其不已也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則天理昭明權度不失庶能變易以從道矣由此推之則學易之要亦不外於敬之一言

薛收問易文子曰天地之中匪他也人也收退而嘆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亦可謂善言易者矣夫吉凶悔吝易也然必由動而後生故善學易者慎動而已耳占筮云乎哉

本義專釋象占據文王周公之繫辭易也程傳兼明義理猶夫子之贊易也合而觀之思過半矣

康節之易其深於伏羲之畫者乎程朱之易其深於文周之辭者乎合而觀之思過半矣

本義稍不同天台董氏獨原其未嘗不同也其殆善讀傳義者乎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而責備於君子者亦重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觀之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凡若此類皆重責備於君子者也易扶陽抑陰而屬望於陽者亦重觀之六二

闚觀利女貞恒之六五恒其德婦人吉夫子凶九

若此類皆重屬望於陽者也

潛龍勿用是時之未至聖人不能違時而獨進也亢

龍有悔是時之已過聖人不能違時而不退也

困蒙吝童蒙吉是蒙貴得師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外比之貞吉是比貴得賢也

頤養正也是君子之於飲食非為口腹而已也鼎聖

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是君子之美其

飲食非屬饜其口腹而已也

潛龍勿用是時未可進而君子弗進也壯于趾征凶

是時不可進而小人妄進也

白賁无咎是賁非華飾之謂也君子用壯小人用妄

貞厲是壯非妄行之謂也

豫之初以鳴豫則凶而上六冥豫矣以成有渝則无咎壯之初以壯于趾則凶而上六无攸利矣以艱則吉故君子莫甚於愼始莫不善於怙終

或錫之鞶帶得之不以道者也或益之十朋之龜得之以道者也喪貝喪于人者也喪其資斧喪于己者也

易以道陰陽而吉凶皆生于人事夫之不外于人也

君子觀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之道觀邪正得失而知福善禍淫之理斯深於易者矣

壯于趾征凶艮其趾无咎是行之不可妄動也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艮其輔言有序悔亡是言之不可妄發也

天下未有盡逐君子而小人可以自存者也故曰小人剝廬言失其庇也是剝人者適所以自剝耳天下未有盡傷君子而人君可以自立者也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言失其輔也是傷人者適所以自傷耳

頻復雖厲猶愈於迷復也其勉强以遷善者乎若節

雖不可貞猶愈於不節也其刻厲以為行者乎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澤無水困君子以致

命遂志故君子不能必蹇難困窮之不至恃吾有

處之之道耳是以自得而能亨也夫豈若小人之

怨天尤人苟免斯濫者哉

謙謙君子是接物不嫌於過卑也然而非側媚之謂

也敦艮吉是守身不嫌於過靜也然而非槁木之

謂也

豐其蔀日中見斗豐其沛日中見沬豐其屋蔀其家

闚其戶闃其無人是所畏愈大則所蔽愈多也豈其可恃乎哉

泰之六五城復于隍言致亂之易也城一旦傾頹即復于隍矣所謂土崩是也以禹之功德啟之善繼號稱極治而太康一盤遊畋即有后羿之篡唐玄宗任用賢相身致太平而晚眈女色即有祿山之叛亂之易也固如此否之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致治之難也夫以大人休否而猶曰其亡其亡則中人以下當何如戒哉武王伐紂周公繼之非大人休否者乎而大誥至多方諸

循猶惓惓以愍殷頑民為念歷數世而後安治之難也固如此

賁之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是君子之趾以無車為飾也頤之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是君子之頤以不食為貴也故以車馬為飾者是飾人之飾無益于趾者也以利禄為養者是養人之養無益于頤者也

易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子曰恐致福也夫有畏而懼猶能致福而况懼於未然者乎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無時而不懼也如臨深淵如履薄水無行

而不懼也匹夫匹婦若能勝乎無人而不懼也其
難其慎無爭而不懼也是以諸福並集也故君子
無事而懼其災震來方懼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
所以亡斯無救於敗亡也矣
小人未得之患得之而違道以求之矣未必其盡得
也既得之患失之而違道以守之矣未必其弗失
也君子盡道於己而聽命于天故利心忘利心忘
則誠以感之而物莫不動也公以處之而物莫不
與也恕以施之而物莫不順也其為利也又孰尚
馬晉之六五曰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此之謂也